



大会

Distr.: General
6 December 202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七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40

塞浦路斯问题

2024 年 12 月 5 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信转递 2024 年 12 月 3 日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代表穆罕默德·达纳给你的信(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40 的文件分发为荷。

临时代办

常驻副代表

Aslı Güven(签名)



2024 年 12 月 5 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值此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召开之际，我谨借此机会祝贺菲勒蒙·杨先生当选为大会主席，并重申，我们坚定支持联合国组织建立的国际秩序，坚定支持联合国组织除其他外发挥重要作用，将多边主义作为主要工具以和平解决争端、重建全球行为体之间的信任以及在这些极其困难的时期向有需要者提供切实的人道主义支持。

考虑到题为“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携手同行，共促和平、可持续发展与人类尊严，造福今世后代”的第七十九届会议的主题，我谨代表土族塞人表示，我们坚定地致力于和平、可持续发展和人权等原则，而这些原则是今年主题的核心。不过，“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理念应适用于所有人，无论其政治或族裔背景如何，因此我不得不提醒国际社会，土族塞人的声音和权利继续被排除在影响我们未来和福祉的国际对话和决策进程之外。年复一年，土族塞人不仅在大会，而且在联合国组织的每一个机构都被剥夺了发言权和参与平台。另一方面，塞浦路斯双方中的一方、即希族塞人方继续可以响亮地大声发声，似乎其是该岛两族人民的唯一声音和代表。

土族塞人是该岛平等的共有方之一，他们的声音理应得到倾听。不幸的是，由于土族塞人的缺席，希族塞人代表被赋予权利在国际论坛上利用不公平的非法单方面代表权，打着所谓全岛唯一代表的幌子，公然歪曲塞浦路斯的现实。2024 年 9 月 25 日，希族塞人领导人尼科斯·赫里斯托杜利季斯先生在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一般性辩论期间用其篡夺的“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头衔登台又发了言。事实是，与赫里斯托杜利季斯先生在发言中所称相反，他既没有合法权利也没有能力代表土族塞人发言，他也绝不代表土族塞人。

赫里斯托杜利季斯先生在发言中强调道德的重要性，同时指责土耳其和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有所谓的历史健忘症倾向。然而，正是希族塞人行政当局用捏造的历史健忘症和无知来取代历史事实。事情的真相是，塞浦路斯问题始于 1963 年，当时根据塞浦路斯问题国际条约建立的 1960 年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希族塞人共同创建方试图通过武力将其政治意愿强加给土族塞人共同创建方，将由两族组成的共和国非法改变为纯粹的希族塞人实体。多年后，希族塞人的心态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他们仍声称代表“全岛”发声，同时继续压制所谓的“少数群体”。事实真相是，土族塞人从来不是塞浦路斯的少数群体。相反，他们是上述国际条约独立、平等的主权签署方，这些条约建立了当时的合伙共和国。简言之，土族塞人是塞浦路斯岛的共有方。

赫里斯托杜利季斯先生在发言中提到《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要求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不得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侵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事实上，正是希族塞人自己在 1963 年违反了这一首要原则。尽管建立 1960 年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国际条约部分或全部禁止该岛同任何其他国家合并，但在 1963 年至 1974 年期间，希族塞人民兵在希腊的协助和唆

使下，参加了一场针对土族塞人的称为阿克里塔斯计划的族裔清洗运动，其最终目的是将该岛并入希腊(希塞统一)。实际上正是这场大规模的暴力和随之而来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迫使安全理事会在 1964 年向该岛部署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以制止针对土族塞人的流血和暴行。希族塞人代表故意无视的这些事实，是他们声称必须遵守国际原则和国际法时缺乏诚意的又一例证。

赫里斯托杜利季斯先生谎称“塞浦路斯是入侵和持续占领的受害者”，公然歪曲关于该岛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该希族塞人领导人也清楚，继 1974 年希腊/希族塞人为实现希塞统一发动军事政变后，土耳其不得不根据 1960 年《保证条约》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对该岛进行干预。土族塞人面对从 1963 年 12 月 21 日开始的针对他们的全岛范围的攻击，也就是所谓的血腥圣诞节，仍在为 1963 年至 1974 年悲惨岁月中的损失而悲痛，我们对此记忆犹新。当时的希族塞人领导人马卡里奥斯大主教 1974 年 7 月 19 日在安全理事会发言时将该政变本身称为希腊“入侵”。而土耳其进行正当合法干预的背景是，土族塞人遭受了长达 11 年的系统性压迫。上述企图将塞浦路斯问题描述为土耳其共和国“入侵”和“占领”的说法，显然没有得到历史事实的佐证。在这方面还要指出，安全理事会关于塞浦路斯的决议中没有一项将土耳其 1974 年的合法和正当干预描述为“入侵”，也没有将其随后在该岛派驻人员描述为“占领”。事实上，岛上唯一的占领是希族塞人行政当局自 1963 年以来占据政府所在地。因此，该希族塞人领导人打着所谓有权代表“全体塞浦路斯人”发言的幌子在大会上演讲是这种占领的新表现。此外，现在没有、过去也从未有过“塞浦路斯人”的民族意识，即使 1960 年也如此，当时两族人建立了一个联合国家，尽管不是一个民族。因此，他在讲话中称土族塞人为“同胞”，至少是与事实不符且有误导性。

关于所称等待回到家园的“流离失所者”，应该记得，此问题可追溯到 1963 年，当时全岛土族塞人面对希族塞人长达 11 年的袭击担心生命安全而不得不逃离家园。赫里斯托杜利季斯先生故意忽略了该岛历史的这一部分，而在这段历史中，土族塞人被迫生活在仅占该岛 3% 的飞地中。虽然许多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在 1974 年也因希腊/希族塞人政变及其后果而流离失所，但流离失所者问题通过 1975 年双方在维也纳举行第三轮会谈达成的自愿居民互换协议得到了全面解决。该协议是在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监督下执行的，联合国有关文件(1975 年 8 月 5 日 [S/11789](#) 和 1975 年 9 月 10 日 [S/11789/Add.1](#))妥善记录了该协议及其执行情况。因此，决定留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希族塞人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这样做的。毋庸赘言，他们在各行各业自由地享有与生活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土族塞人同等的所有权利和自由，并且完全可以在岛上自由行动。

关于赫里斯托杜利季斯先生就马拉什围封区问题所作评论，不能忽视的事实是，几十年来，这一地区成为塞浦路斯现状的一个重要象征，而且，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让该地区保持当前封闭状态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无疑，马拉什围封区是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我国政府在那里拥有专有管

辖权和权力。2021 年 7 月，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部长会议取消了面积约占马拉什围封区 3.4%的试点区的军事区地位，以使不动产委员会能够处理有关位于该区内的财产的申请。不动产委员会是 2005 年根据欧洲人权法院的裁决成立的，被该法院认为是以复原、补偿和(或)交换形式解决财产权要求的有效国内补救办法。因此，不动产委员会迄今为止在马拉什围封区开展的工作以及今后计划采取的步骤都符合国际法，也不损害财产权。这是一项人道主义行动，将给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带来经济利益，并打造一个独一无二的地区，让他们以及其他外国国民可以一起工作，互惠互利。

赫里斯托杜利季斯先生又一次徒劳地企图掩盖希族塞人行政当局在东地中海实施的破坏稳定的单方面活动，他误导性地将该岛描述为“动荡大海中的稳定之锚”。然而，应当记住，希族塞人当局最近在迅速实现塞浦路斯的军事化，并为在希族塞人一方部署各种外国部队提供便利。这种单方面活动只会增加区域升级的风险，使我们的岛屿成为各种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的目标，并对双方构成各种安全威胁。希族塞人方面这些明显的侵略行径以及最近困扰我们世界的国际冲突的可悲现实向我们表明，塞浦路斯的保障制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切合现实和必要。毫无疑问，正是土耳其在岛上的军事存在起到了威慑作用，防止希族塞人再次对土族塞人实施暴行。

赫里斯托杜利季斯先生在发言中直接针对土耳其、让对等的土族塞人靠边的不怀好意做法，是希族塞人拒绝和不尊重土族塞人独特身份的又一表现。这种做法是塞浦路斯问题几十年来一直得不到解决的主要原因，对今后达成协议的努力来说自然不是好兆头。赫里斯托杜利季斯先生在发言中继续口头支持一再尝试却失败而且是已经耗尽、现已失灵的协议模式，即在与土族塞人共享权力和繁荣的基础上建立两区两族联邦，而希族塞人方面多次断然拒绝这种模式。正是同样的霸权心态在 2004 年拒绝了塞浦路斯问题全面解决计划，并导致 2017 年 7 月瑞士克朗-蒙大拿塞浦路斯会议谈判谈崩。最近，希族塞人领导人于 2024 年 7 月 13 日对希族塞人报纸《Kathimerini》发表公开讲话，称希族塞人领导人“将[1960 年的塞浦路斯共和国]作为实现另一个目标的过渡阶段”，进而说他们“从希塞统一开始，走向独立，然后为希塞统一而努力”。赫里斯托杜利季斯先生在讲话中提到谈判达成的协议时，在使用“恢复”一词的同时反复使用“决心”一词，实际上表明他与每一个其他希族塞人领导人一样，决心坚持已经过时的标准，在不限成员名额的谈判进程中禁锢土族塞人一方，从而使土族塞人继续遭受不人道和非法的孤立，而希族塞人一方则继续从国际承认中获益。希族塞人领导人表明，希族塞人方面从未打算与该岛的另一个共有方分享共同的未来，在这种气氛中，双方之间可以讨论的唯一新基础显然是两个平等的主权国家。

众所周知，2021 年 4 月在日内瓦举行的五方加联合国非正式会议上提出的我们的新愿景，设想承认双方固有的主权平等和平等的国际地位，以便能够在新的符合现实的基础上开始正式谈判，以期在我们岛上实现通过自由谈判达成的相互接受的合作关系。我们的提议是在谈判桌上下为塞浦路斯现有两国打造

公平竞争环境并建立平衡，这是构建订立协议、开始新的正式谈判进程的现实前景的仅有方式。最近，随着你的个人特使玛丽亚·安赫拉·奥尔古因·奎利亚尔六个月任期的结束，双方之间显然再一次没有共同点，你在 2024 年 10 月 15 日纽约非正式晚宴后也承认了这一点。我们坚信，你可以发挥关键作用，鼓励国际社会成员接受当地的现实，不要仅从塞人一方的角度看待塞浦路斯问题。

土耳其共和国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在 2024 年 9 月 24 日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上的发言中再次强调，“应重申土族塞人的主权平等和平等国际地位，这是他们的固有权利，并且这种孤立状态现在应该结束”，随后，他向国际社会重申，“要承认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并与其建立外交、政治和经济关系”。正如埃尔多安总统正确强调的那样，已经过时的“联邦模式”已不再是一种选项，国际社会现在应该承认塞浦路斯目前存在两个分立的民族和两个分立的国家这一现实。几十年来对土族塞人的不公正、歧视以及剥夺他们固有和不可剥夺的权利，显然违背了联合国的原则，必须结束。

希族塞人领导人在对欧洲联盟成员国的讲话中还频繁提到所谓的“塞浦路斯共和国”，而欧洲联盟是土族塞人没有派代表参与的又一个平台。促请一个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已失去保持公正能力的国际机构来推动塞浦路斯双方间的任何进程，既适得其反，也不可接受。事实上，2004 年对联合国解决计划(又称塞浦路斯问题全面解决计划)投“赞成”票后，欧洲联盟就背弃了其解除孤立土族塞人的承诺和决定，而且，其还给予希族塞人成员单方面的欧盟成员资格，尽管希族塞人对该计划“响亮地说了不”，欧洲联盟在这样做时，就放弃了本可推动就该岛达成协议的机会。此后，随着所谓的欧洲联盟团结等政治考虑以及欧洲联盟众所周知的做法，诸如“讨价还价/政治投票交易”，欧盟开始热衷支持希族塞人对塞浦路斯的意见，同时继续将土族塞人视为不存在。

希族塞人领导人在讲话中始终声称，希族塞人行政当局“坚定致力于促进、保护和实现所有人的基本人权”，并“决心向所有塞浦路斯人提供其他欧洲人享有的所有权利和基本自由”，他故意忽略了他领导的行政当局长期以来侵犯土族塞人基本人权的政策，这种侵犯表现为他们在各行各业受到不人道和非法的孤立。这些全方位的限制包罗万象，包括剥夺土族塞人在国际舞台上的参与和代表权，包括参加和派代表出席文化、学术和体育活动；阻止和限制土族塞人出国旅行和对外交流；限制他们与他国的贸易关系。我要借此机会强调，不公正孤立土族塞人是毒化两国及其人民之间关系的最重要因素。我们期望你像你的前几任一样，对这种侵犯土族塞人基本人权的行為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这种行为显然也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并明确呼吁国际社会解除对土族塞人的孤立，不要不与土族塞人方面为此合作。

希族塞人领导人在谈到建立通往加沙的人道主义走廊时提到合作和多边主义的重要性，但对土族塞人一方却完全不考虑这些，这是自相矛盾的。他们将我们排除在这一重要倡议之外，不仅无视我们的存在，而且拒绝共同努力解决该区域紧迫的人道主义需求。这种缺乏合作的情况表明，希族塞人方面无视包容和协作原则，即使在面临紧急人道主义危机时也是如此。

最后，我谨重申，我们早就期望联合国组织最终承认塞岛的上述事实和法律现实，承认塞浦路斯存在两个不同的民族、文化和行政当局。至于我们的希族塞人邻居，我们提醒他们，相互尊重是任何关系的基石，我们土族塞人，即他们真正的对等方，随时准备现在和今后作为岛上的平等伙伴开展合作。

请将本信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40 的文件分发为荷。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

代表

穆罕默德·达纳(签名)
